劉

左史文集

宋劉安節撰

四卷

劉左史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安節撰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進士官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遷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孚劉安上與安節竝稱謂之三先生又祇言其氣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為失倫又次以應齋諸啟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書志曰漁樵問對一卷皇朝邵雍撰 按此為讀書志之原文故仍其舊稱謹附識於此 設為

問荅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邵氏言其祖之書也
當考云云則漁樵問對有謂出自邵子者有謂邵子之祖者均
不云安節所撰不知何人編入集中然以太極圖歸鶴林寺僧壽
涯以先天圖歸華山道士陳摶儒者皆斷斷爭之以此書歸於安
節而儒者未嘗駁其非或亦以傳疑歟安節出伊川程子之門其生
平略見卷末附錄工蔡語錄三則及許景衡所作祭文墓誌中其
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為儒者之言經義尤明白條暢蓋當時太學之
程式後來八比之權輿也凡周禮十一篇論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
中庸一篇介孟子二篇之中蓋繕寫偶失其次周禮第四篇前闕四行
以文義考之其題當為時見曰會其佚文三行則不可復補矣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皇子人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
以皇子為之本
皇帝陛下詳延俊良列于庶位恢張綱目細大畢舉社稷
無疆之業乃若皇子就傅選置官屬為之輔導獨出宸鑒
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曰天下之本繫之
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翊善侍講記室
之職實掌教諭前日慎柬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
慎善諭教之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於側所以服習

積贊者為賴已多必浔其人乃克有補方今近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之熟察矣臣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固非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正而天下定矣尚羣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論尚同之弊

臣伏覩敕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于今日斟酌損益克底于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否曰同蓑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徃徃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也幸　陛下神聖獨斷親洒宸翰以勑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興遂成完文庶政惟和遠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　陛下明勑羣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或狥私以為雷同有所建立不悖可否參于至當以合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効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　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表

大觀改元賀正旦

開歲發春帝方出震體元御極王乃憲天肆羣后之在朝

開明堂而坐治隆名從古縛典倫令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謙冲不伐維紹休于烈考以欽命於
昊穹正月始和茂對乾元之首大觀在上一新渙號之孚
爰舉盛儀用昭鴻烈奔旅庭之萬國儼執玉之千官坐烜
威容密符祥祐臣遭將使命出按學官去國逾時望不達
于一咫奉觴無地頌徒極于萬年

賀天寧節

電繞斗樞上昭乾緯虹流華渚俯貢坤維九居二氣之中
咸仰千齡之會歡忻萬口端若一辭中賀恭
惟
皇帝陛下嗣守丕圖誕膺明命無疆之曆如日初升有炎
之年與天同久五百餘歲遭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
四方之賀臣幸逢休旦叨被誤恩乘使者車雖無裨於晉
部祝聖人壽窃有慕于華封

賀收復洮河積石

廟謀獨運坐懾羌戎沙幕一空頓為臣妾捷奏交播驩聲
四馳中賀窃以高宗之伐鬼方商師必克宣王之征玁狁
周道復興然動兵久至於三年而闢國僅聞于百里功著
二代言垂六經矧我肇復臨洮遠連積石極司空伯禹導
河之所自抵博望張騫尋源之所窮坐收斥地遠境之功
近無亡矢遺鏃之費我軒所至簞食相迎不逾浹旬之間
奄有千里之遠奠然上古愛及不殺排浮議紛紜之衆運沉機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

眇忽之先顧言有苗之征無遠弗届追頌淮西之烈惟斷
乃成臣荷國誤恩逢時休運靖玉関之柝預聞郵置之傳
上金殿之觴獨遠簪紳之列

賀九鼎成

鑄九牧之金成一代之寶聖謨有作國勢益隆中賀竊惟
神器之廢興顧與天時為消長周遷洛邑爰開卜世之祥
漢得汾陰亦重紀年之號或襲于前而非作或得其一而
靡全尚能對天閎休作國重鎮著在信史播為美談矧去
千古億載之間而成九鼎萬鈞之重煥矣龍文之爭耀炳
然金鉉之相鮮貯之神宮名曰大寶蓋歷世所不克為者
非聖人孰能歟恭惟
皇帝陛下以寬冲接下之德大養羣賢以聰明周物之智
取新百度蓋欲銘功于不朽又將保祚于無窮質鬼神而
無疑配天地而不恥孝思斯格固無飛雉之來升神物所
存想有黃雲之在上臣獲聞縟禮屬使一方瞻望漢庭雖
莫預吾丘之對稽參夏鼎猶能預大禹之功

饒州謝到任

樗櫟散材一無可用乾坤大度何所不容顧雖煩言排擊
之餘猶玷千里師帥之寄戴恩深厚撫己兢慙中謝伏念
臣蕞爾迂疎偶然遭際龍墀賜對初無可採之言烏府備
員誤膺不次之選脫身冗散厠跡清華所宜激昂少報知
遇而乃攝承言路未及建明定省親庭遽為辭去以至記

言左史蕆禮奉常朝廷進退之恩莫非曲折臣子辭受之義獨昧幾先是皆臣罪之當誅敢答人言之可畏投閑置散誰曰非宜宣化承流始望不及過蒙優假祇荷恩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用舜之中則堯之大謂臣親蒙睿擢宜有樸忠憐臣久侍清光特留於念少遐邦刑之峻稍從郡職之勞有社有民敢憚江湖之遠惟忠惟孝有如天日之臨恩可報於萬分身顧輕于九死

謝賜曆日

舜璣仰察前知七政之齊堯曆下頒特謹四時之序正朔所建奚率同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之德之純維天不已一動一靜與時偕行乃曆象予日月星辰以布治于邦國都鄙謂乘軏之雖遠與承詔以在兹俾彼雲章來從帝所臣敢不疢心多士勉力百為期推廣於上恩庶少裨於洪造

期集謝賜錢

命拜玉墀載瞻睟表慶流泉府更沐深恩祗奉寵靈伏增寀悸中謝伏念臣等服疇賤士佔畢腐儒幸逢清世之右文常欲赤心而許國雖沉沉九重之邃無籍可尋而區區一介之微每懷靡及比緣計進獲以名聞入造嚴宸天威咫尺退承休渥命服充華顧惟疎逖之身荷此便蕃之寵未能一日少輸犬馬之勤更畀千金愈重丘山之施諸生

咸集多士有光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深宮龍飛寶位慱群才而兼取厚百福以
先施柱石以成不費枅櫨之用駑驅將駕復推芻秣之恩
臣敢不云云永念戴君之賜何日而忘誓殫報國之忠自
今以始

疏狀

天寧節功德疏

千載應期適聖神之嘉會萬年稱祝實臣子之至恭輙攄
微誠仰干慈祐
皇帝陛下伏願珎符錫羨寶祚延洪嗣歷無疆新又新而
不息隆年有永朔復朔而惟休大敷皇極於黎元以享太
平之盛福

天寧節進銀狀

右前件物充晉國之土貢出魯泮之幣餘伏以虹電流輝
於赫聖神之運梯航納賮交修臣子之恭矧遘昌辰叨膺
明命董儒宮之多士將使節于一方雖山呼者三莫預上
觴而稱壽然庭實旅百且有內金之示和輙馳虞廩之餘
少効楚芹之献誠非物稱愧與惧并

又

右前件物虞廩之餘禹貢所載窈以握符御極適啟運于
聖神奉幣献琛爰輸誠于臣子莫不旁連海嶠駢集梯航
矧惟一介之臣親遘千齡之會蒙恩已厚論報維何上萬

年之觴獨遠鵷鴻之列致五官之貢敢忘螻蟻之誠顧莫
稱于情文第彌深于祝頌

又

右前件物邦國之常臣職所謹伏以五百餘歲遭于一遇
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梯山棧谷輦貢舶琛莫非
王土之毛曾何臣力之有顧以一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
講明學政工觴稱壽悵莫綴于朝班內金示和顏遠充于
庭寔情非物稱愧與畏并

明堂進銀狀

右前件物繫晉國之土毛充侯服之祀貢窃以惟聖為能
饗帝允屬熙朝而孝莫大配天肇修縟禮濟濟奔走之
在廟峨峨左右之奉璋莫非王臣各揚爾職而臣猥以一
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使臣有命莫陪執豆之
恭王祭不恭宜獲包茅之譴輸不腆之賦以敘元能之
詞顧弗稱於情文第彌深于兢懼
故

代賀林樞密

伏審榮被宸恩擢叅機政十行錫命奉紫禁之新盡再拜
揚休識青氊之舊物華夷交慶朝野共瞻恭惟某人學造
古初知周事表言行不渝于素履謀謨多見于庸功實賢
興能六卿之遺典制禮作樂三代之宏規凡曰制度云為
之經必資討論修飭之力以至入持捄槩出擁使軺尹衆

大之區曾蔑一人之獄典銓衡之選各當羣吏之能非遇
盤根安知利器如遊餘力不見全牛可謂周才蔚有成績
久著聞于輿頌實簡在於上心進登樞機入奉帷幄朝廷
之勢已增重于萬鈞樽俎之間自折衝于千里某夙蒙庥
芘令荷陶鎔材館非遥限官箴之有守龍門在望悵班賀
之無從臨風陡劇于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朱右丞

伏審拜中天之綸綍提右轄之紀綱朝野具瞻華夷交慶
恭惟某人養剛大之氣挺環瑋之才射策龍墀光生韋布
抗章烏府聲動簪紳金百鍊而更剛松四時而不改禮樂
載講爰籍遠猷學校中興悉資碩畫力共持于國是心自
結于主知果副簡求益隆睠委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
維社稷無疆壯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茲久去德猶新緬
想教言隱然在耳適縻官守邈爾承顏望風常極於再三
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梁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
恭惟某人識量淵深才猷頴拔丹誠許國蚤自結于主知
洪業在民顧久傾于輿望頃自地官之重仍專天府之繁
皆時所難不日而理倉箱有所亟登九歲之儲狴犴之間
曾蔑一人之獄方頌皐陶之底績果聞虞帝之念功進總
憲綱參持政本大賢在位勢已固于金城和氣致祥時遂

調于玉燭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大榎以成喜罙深為燕雀慶雲所芘惠豈間于剕榛頋以頑冥之資終歸陶冶之賜永言欣幸倍百等夷

代賀徐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　寰海之瞻恭惟某人博學究乎古今勁氣貫乎金石方冕旒之垂聽職臺諫以盡規遭時中更秉志不易雞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抗章辨明引義慷慨蔑然強禦之畏休有忠讜之風在廷諸儒無出右者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用能定國是于紛紜之中結主知于啟沃之際夕郎批勅力可回天版部理財政聞富國雖皆不次之舉未究非常之才及此綸言擢之柄任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以寧壯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幸膺鑪錘之餘矧是門闌之舊撫躬何有欣自附于青雲企踵為勞嘆未披于宿霧永言慶懌倍百等倫

代賀薛內翰

伏審親屈使軺肅將王命越從壁水之峻進直金鑾之崇儒道有光士林相慶恭惟某人儒宮柱石學海舟航方雍泮之肇新躐簪紳而登用入陪經幄出正師模三物教民庶比隆于周室四科取士未專美于孔門幾及成功俄更前意雞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言必據經事皆師古力掃久陰之宿霧還我大明遂迴既倒之狂瀾復古故道

天風申命雲漢成章顧學政更新無非極一時之選惟儒
宗難繼是以終三年之淹士論未平上心方　花輒晨入
日影未移運燭夜歸漏聲頻轉豈止掩芳于三俊直將比
美于六經某梓里諸生肯宮一介戲陳俎豆嘗為同隊之
魚景迫桑榆獨作空群之馬仰飛黃之騰踏笑乖鶚之翔
翔管席甚疏尚幸故人之不棄膺門在望未知何日之可
登倘容附驥之蠅一振處難之鶴誓將碎首報以終身

代賀妹都運

伏審光奉皇恩榮司漕計近在西郊之外蔚為諸路之先
宸聆甚優師言惟允恭惟某人美田世濟忠以孝移艱難
倫歷于有為險易嘗持于一節驅馳奉事久矣賢勞懇惻
抗章邊以疾請方聖主進為之日豈賢人退處之時果爾
綸言起之琳館別夫方千里之內畫為王畿尚以三十年
之通制此國用外建四輔旁資方嘗迄無不足之憂休有
已試之効雖曰奉身而退豈舍王哉維是度才以居無易
公者都門一出邸吏相迎滿目山川依然前日之舊更道
父老恍若故鄉之歸習俗便安吏民惟悅其傾依芘覆每
荷吹噓屬守官箴致妨實謁惟佇聆于召節當亟展于慶
幽尚托餘輝少安綿力載懷惟忻幸昌究數宣

代賀盧營田

伏審光奉宸綸寵更使繡聽行軒之在途興屬部以交欣
恭惟某人德器靚深久騰士論才敭明敏奏結主知方皇

家廟筭之才復周室鄉兵之漸出持使節往按邊封自陝以西已餘驍勇惟晉之舊更籍規為大修充國之屯田廣募魏氏之武卒茲惟上策允屬全才方圖慶幅之修先辱占書之貺永言感刻曷究叙陳

代賀孫營田

伏審被命中宸按兵劇部周才獲試公義攸歸恭惟某人茂著風猷雅宏器業詞章藻麗久播儒林政術設施方隆宸睠爰自對敭之美寵將出使之權矧晉舊墟曰古強國蓋好武出于天性自昔而然而教兵藏之民間于斯為盛具耕且戰足食足兵何待三年可使有勇坐令二虜罔不畏威即拜優恩以彰成績顧惟不敏實仰高風欽頌之誠叙言曷究

代王漕駕馮提舉

伏審光膺詔綍榮擁使軺蔚為多士之依歸允副一時之遴選國家遭時定制稽古建官賓興賢能周鄉師之分職循行郡國漢博士之——觀風無非慎簡于宗儒于以肅將于使指恭惟某人士林擢秀學海資深絳帳橫經已變貴遊之習綉衣持節更恢化育之功矧夫大河以東全晉之地文學宗子夏之富經術推仲淹之窮今古相望顧流風之未泯庠序之教方盛世之所先佇觀輶軒之行一闡泮宮之化異人間出髦士攸宜顧寔讜材叨同大部偶攝官而承乏徒盡瘁以在公況宗衆務之非專焉有舊政之可

告仰高滋久瞻德未遑傾訟之私敷宣罔究

代吳提學見執政吳以越職言事罷學事

剡章失當自抵刑書議罰從寬止還銓部罪深責淺恩重命輕伏念某樗櫟散材久知無用斗筲小器終媿易盈頃新三舍之文誤膺一介之使雖更異意不負初心蓽輅籃輿寧有辭于跋履雲章奎畫每相戒以遵承而識慮不通矜持太過謂榷酤之職有添助之酒錢攝邑于時寔管鉤于學事既違明詔輒擾細民知而弗言罪恐不免殊不思法嚴分守事有司存過訐私憂乃至為虵而畫足侵官離局幾同越俎以代庖況有常刑著之甲令薦頒睿旨申警官聯言在耳以未忘罪擢髮而莫數伏蒙某人深通下志明燭事微察其所言蓋止沿于循習憐其所犯在奉于丁寧姑爾薄懲以為大戒退慙昏昧上玷使令于學校興盛而罹失伍之誅方朝廷清明而預黜幽之罰杜門引咎有愧友朋引鑑照形可憎面目某惟當追循往眚祗服厚恩未迫桑榆儻前愆之可贖誓鞭駑馬庶後効之是圖

代吳提舉再領學司謝監司

伏奉詔條申嚴學政承誤恩之下傃由舊部以來歸倒指半年僅如前日舉頭全晉恍若故鄉顧疲懦之無堪職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人衷誠許國內恕及人樂與一方之秀民馴三代之美俗留情泮水蓋常言必秘之一加意子衿謂是政所先者按行所至獎借寔多肆令澄汰之餘

復董賓興之盛春河之左俗號少父建學以來士稍知化
必將遠期之歲月始能仰副于朝廷豈茲才可覩成効所
幸同舟而濟遷獲所依顧乡隣室之光以資不逮望風良
切瞻德未皇傾頌之私數宣罔既

謝免省

比年課藝幸擾工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於桂籍
行待問于楓廷滑非所宜愧不能稱窃以先王育材于學
本以取人君子修善于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于所教故
能言必也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恐由此途
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莫非六鄉時書歲攷之多士
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為至治
之極降及後世溺于末流以六藝為繁文謂上庠非急務
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
工之所求幾于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為
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予一塗此衰世之軌所
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
恢七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
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有中年
之攷乃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
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攷而士由舍升既考之于
尋常復試之于倉卒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觶之
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纘承雖有

求者累年于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之大成如某智不適時學方為已徒以雙親孝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斐文言實工于前時名亦玷于異等知其非幸許以從新方虞再鼓而衰甘為殿後不謂適矢復沓優入彀中退慙毀瓦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人云云頃膺明命兩董學官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未遠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于衆人雖華塗浸進于台司而雅意不忘于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繫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于選掄誤被收錄力探聖賢之閫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王漕舉改官

孺文論舊方有賴于二天北海薦賢謬見推于一鶚顧藝能之無取辱聲聞之過情豈其所宜秖足為媿窃以保舉之法古稱至公請託之私今為後患以言故不若親之近以論才不若勢之嚴捨此一端未知一可儻非大賢之特達自跋流俗之卑沔肯為清朝舉一寒士如某者服疇冷族佔畢腐儒頃緣三舍之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芙蓉泛水幸厠英游松栢成林獨慙弱植坐見飛黃之騰踏分甘斥鷃之翺翔自知非才每以無怨矧泮宮之長育具宸筆

之丁寧官各攸司顧簡書之可畏言非有補用掾厲以何
為提空師以烏歸傚舊巢而是託左車餘虜曷足與謀管
仲困時固多不利所宜剋章而薄責乃復借譽以片言豈
有淺能可希寸進此蓋伏遇某人秉心近厚立行有常范
叔甚負嘗有一日之雅而晏嬰雖久不忘平生之言曲怜
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為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稱
服官箴益修士檢至所未至聞所未聞非曰能之倘遂古
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國士之知

謝司業改官

膺門餘旭雖幸登龍融帳多賢敢希薦鶚首郎有愧荷德
無窮窃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而郤置學環水為池
淵淑道德之流邃矣詩書之府維時崇匠作我主盟凡厥
抱材咸希推轂矧元司于魯洋悉隸籍于虞庠顧之偉人
以光清舉如某者門闌衆物湖海散材偶緣三舍之諸生
擢預外臺之屬吏迨隨使命幾疲治晉之山川寤寐師承
徒夢辟雍之鍾鼓每惟踈逖以此棄捐命職自天人孰為
地不謂大賢之特達曲憐小已之遐遺借以片言俾之寸
進茲蓋伏遇某人善惟引類美務成人謂其少學藝文誤
中程于工容雅知規矩嘗侍席于先生曲蒙啻滯之餘加
畀吹噓之末其為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益進初心力修
舊李遠探聖賢之旨趣工承師友之淵源非曰能之儻遂
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君子之知

謝葉博士

烏府備員方慙非據螭坳充職敢幸見收諒難愜于師言已追還于成命過蒙矜恤預賜褒揚義不敢當愧無以處儻憑餘庇之及獲安舊職之常荷德實多叙言奚究歲云暮矣物不終窮賢者履之福將自至佇膺異數式慰鄙懷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永嘉宋君國寶既歿之明年卜以九月甲申葬于郡西寶塘原前期弟某狀君行以書抵辟雍錄張輝子充曰某不悌不能恭厥兄天降之罰以不昇于我家今葬有日儻不得賢者銘以圖不朽是重某不悌之罪也況兄于今監察御史劉君厚而執事劉所敬也若因執事以請必得銘一日子充詣余致其言且曰若國寶銘無愧矣余既知君又重違子充之請遂序而銘之君諱之珍國寶其字也先生九歲喪其父家貧能自謀學不為異業奪比長益砥礪為

鄙行非其義不以一毫挫于人謹身約用以取給有餘輒
班其兄弟之貧者平居不妄言笑不以色假人人若不可
浮而親至所與交必傾倒為之盡情骨清氣肅望之可知
其人也年三十六始以進士選為台州司理參軍有吉抗
尸疑其匿官白金者不寔法應杖吏受賕欲寘之流君曰
在法告不稱疑雖不治可也而反坐之即固爭之壓之勢
竟不為變獄無小必彰閱不專諉胥吏所平反者甚衆歲
餘丁母憂徒跣杖柩旋葬某鄉倫樞哀瘠廬于墓者三年
服除調應天府穀孰縣尉所部民兵獲強盜戎請以躬捕
為名可增秩君曰以欺冒賞不忍為也弗聽初君嘗上書
言事坐是齟齬不進故再尉會稽越俗率以春月競渡其
費用一切皆官為取之民歲病其擾而在位者苟覬娛嬉
方務樞奢侈府亟意喻諸邑邑例以尉皆辦至君獨詣府
條其不可者三一府閔然皆為君難之君不顧其事訖不
行大觀三年詔削黨籍君曰吾罪滌矣庶幾伸其志者明
年夏至京師以五月丙辰卒于逆旅享年五十二君性勁
持義不苟所當為必挺然以身先至于不可介如也不以
貴賤貧富大小衆寡二其操其家也動以法自律如在
官府其在官府也事無細不察如居家為雖勤瘁不以為
病求嘗求知于人人亦鮮能知君者卒無愧恨意曰義如
是如是足矣又何求自初任至歿幾至二十年而官止于
此故其事業不甚著見于世識者哀之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其君娶陳氏生男四人曰敦仁敦義敦禮敦信皆修
進士業女三人皆嫁士人季未行其嫠也實從母夫人兆
其年改元政和銘曰
介而通察而恕儉而能施勤而不怨在位當患不浔若人
而用之而若人者又卒不偶以死其命也耶

祭文

祭婿立之

嗚呼余與汝家世為婚姻故復以女託汝終身如何五年
有子二人一初學語一方在衽汝遂往矣被將誰親嗎呼
哀哉予復何言瀝酒告誠涕淚潸淺
薛承奉祭立之

女子之生于人是倚嫁也倚夫夫没倚子嗟爾母兮初喪
爾父家事多難將子是付子復往矣母將疇依二弟尚幼
嗚呼母悲嗟我曩時婚嫁初畢謂已無累笑傲終日如何
至今百累猶存瞄然之翁而哭諸孫嗚呼老矣為累滋多
永化之身為之柰何

代貫道祭姪立之

天禍我家降生百殃歲在癸酉我兄蚤亡期月之間再罹
父喪今汝又往使我重傷憶昨與汝侍翁之側誨言從容
汝有倦色翁曰往哉汝莫歸息年未及壯已入老境且能
久乎有嗣為幸時余與汝雖聞此言親親之心亦冀不然
孰謂今日天不汝假追念疇昔我淚如瀉嗚呼哀哉人孰

不死汝為不遜人亦有天汝為可嗟汝母班白汝兒咿哇
汝弟汝妹曰未室家逝去之夕對我歌語氣出如線幾不
能吐余曰吁哉其厲我親予豈敢忘猶有鬼神領以應我
去無及矣骨肉在旁環其位矣嗚呼哀哉汝其無可奈何
兮予亦無奈汝何兮

立之移喪路祭

聞諸古人喪先遠日豈便于生惟死是卹子之云亡日近
三七内未及窀窆置他室抑又聞之子之于親惟命是行
豈其死也而異于生吾親尚寧亦子之情往以安之勿怖
勿驚

祭丁逢辰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擷六經以恢
聖謨曰異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不戒而孚子如其父
妻如其夫言不苟發行不苟趨咸謂長者信哉匪誣越歲
戊辰闢多士塗群舉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賢網之踈
臨川大息失吞舟魚公曰命也歸歟歸歟笑指東郊先子
舊廬詩書可樂琴瑟可娛盡付蓁焉予將隱居命二三子
無棄是圖以講以問則余與俱季也早達調官海隅綵服
從侍式歡有餘天不相人家子云殂慈懷孔傷積憂成瘉
竟汝不救吁亡已夫嗚呼哀哉日逝月徂窀穸告期永隔
幽壚曾是婚姻君之詵孳令世長往心焉何如侑祭以文
君其知乎

祭吳助教

天之降才非徒生之人負材終有一施昔者范蠡覇王之師進饒于功退饒于貨惟公之初家事未治日與其季出謀所為不有倦者孰營余私汝盍往學余為汝資舟車所通水泛陸馳閱歲幾何各獲其期季以學顯公以幹推俱爵于朝同功異宜亦既知凡慵然改思卜居東嘉養氣自怡剛直有禮信而不疑歲推其餘以畀宗支鄉黨族屬服其義慈咸謂五福有全不虧嗟公平生秉嘗丐匡一旦遘疾乃父弗支逝去之辰神魂欲離猶能晏然諸孤辭鳴呼壽矣夫復何悲惟是鄰里游從有時載燕載笑既相詣懇顧託婚姻以永不衰通好未幾公疾已危遽云逝矣迅弗可追再拜柩前奠此一卮想公精神死猶有知

祭王正箭

嗟嗟正箭而遽然即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之赴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飲之曰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竭力為公曰吾仕矣又何求慨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廬可居者公愛我盍為我營之予曰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宮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日予固蚤夜望公之歸以寧其居也而乃沒于中道也即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淂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柩奠于西峯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以薄奠祭公于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聽斯

文以審我哀

蔡方積中

昔公妙齡秉筆學文朝謂白屋暮而青雲如何十年挾册
求仕抱璞以泣蒭蕘知已我初見公謂才可求公亦自信
學以日修迨其不遇謂命之使公亦自疑學其已矣吁嗟
人生各有所營退必獲利進必獲名公之營身豈云不力
云胡二者而亡一得我意天理否久則通曷有如公竟坐
此窮天不可知才不可特公之長才命亦斯爾日沒復出
公歸不還登公之堂莫承公顏我酒既清我肴既潔哀以
送之終天之訣

為林思庵祭林介夫

大道之行維國求賢往往其君擁彗以先後世多私繇賢
求國俛首有司以幸一得偉哉先生則異于是曰予之學
初不為利胡為去親千里決科丐禄升斗其獲幾何出耕
東皐入奉北堂夫豈無他而行一鄉孟子居齊國人於式
王通河汾訟者自息施于有政是亦正人矣其有為先夸
其身維此麟經將聖之志諸儒盾矛莫究厥義徵發大音
折其異同一時諸公捨已請從嗟余晚學寔愚不肖曾謂
先生肯賜之教誨我謂我宗盟勉我以學忘其不能
維是頑庸莫堪鞭策先生之教夫敢不力尚期終身佩服
不遺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嗚呼哀哉自今以往凡我卜子
孰勸孰奬考日惟民奠車東馳訣祭一觴誰知我悲

祭陳八夫人

昔我伯姊首歸諸陳不竟其壽卒從夫人夫人之初逝于夏氏有子而妻寔我兄子陳為吾姊夏為吾姻眷好之再敦夫人親嗚呼哀哉昔我佳節拜夫人壽令也則亡來哭其柩我酒既酌我敬既陳聊以祭之嗚呼夫人

又

嗚呼夫人而命然乎前年之春寔喪厥夫靈柩在堂未大葬如何夫人亦繼而喪嗚呼哀哉室家堂堂惟君子經之營之實夫人爾承之嗚呼今其往矣將誰使承之惟夫人有知其福爾子孫以慰我親姻之思

青詞

為子孫保安設醮

天聽雖高末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賤息之負病嘗瀝丹誠而叙懇賴神之明賜厥疾有瘳是涓嘉辰共陳法會玉虛金闕仰投簒爾之誠風馬雲車想見翻然而下有酒維旨有椒維馨雖籩豆甚微物無以稱者烝精誠所至神其吐之乎

經義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先王之于諸侯列之爵分之土豈私厚之哉代主行法于是乎在然而人之情也遠則易恣法之行此久則或弊以易恣之人

奉或樂之法尚不有人以稽正之則禮法亂于僭擬法度
壞于回循異政殊僭莫之統一而先王所恃以維持天下
者將不幾于廢弛乎是故周官之制每于十一歲之久必
使行人之官以巡天下之邦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
數器修法則者凡以考正諸侯之治故也蓋瑞以合驗節
以示信而用之交四鄰者也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寡而
用之以平百物者也牢禮者若行人禮九牢之類用之以
禮賓者也數器者若典命各賦其命之數用之以為儀者
也法則凡制而用之者也則則凡揆而制之者也夫邦國
之地封疆百里比之王畿雖曰攘地褊小然所以交四鄰
平百物外之禮賓內之餚已與夫制而用之揆而制之一
皆有賴于數者之法一法不舉弊之源也則欲撫于邦國
者可不考而正之哉何則瑞節所以為瑞非其瑞則
朝會有辭節非其節則門關有禁而邦交有不達之國矣
令也六瑞之用辨其圭璧六節之物異其金竹所以達之
也度量以為平也布帛長短同而度不相若五穀多寡同
而量不相若則童子有遷市之欺矣令也五度之則正其
分寸五量之容辨其合所以同之也非禮之具所以禮
賓也諸侯九牢則疑于公而不成其為侯矣子男七牢則
疑于伯而不成其為子男矣令也牢以命而為之禮使之
無虧為所以成之也數器之節所以辨等也侯伯以七為
節而僭于九則異于侯伯之禮矣子男以五為節而僭于

七則異于子男之禮矣令也器以命而為之數使之無異
為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昔之所成令見其虧
昔之所淂令見其失虧者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
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
此法之大常所不可淂而變易也故達之成之同之法則
也此法之小變所可淂而損益也故修之大常者使之同
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雖然先王之撫邦國豈
一日之積哉存省及于五歲則察而治之者既至于三矣
書命及于九歲則諭而協之者又至再矣猶以為未也于
是有十一歲之考之悉矣于是十二歲之巡守察之不
若諭之為益諭之不若考之為詳考之不若巡守之為大
故自修法則而上行人之事也至于巡守則王往治焉此
先後詳略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必行人考
之于先然後王乃巡之于後考之于先不為慢令巡之于
後不為罔人是故變禮樂而不從者可淂而流之也革制
度而為奢者可淂而討之也討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
不憚者亦有行人垂正其事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治至簡
而詳至約而博有功諸侯莫不各謹爾度以承天休無或
亂常以于先王之誅書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
庭綏厥兆民此其致治之效也雖然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五王此舜巡狩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于肅期之一歲何哉蓋帝者之政富于德儀物少而用之度省則巡之五歲為已數矣王者之政富于業儀物多而用之而度貴則巡之十二歲為已跡矣數者易治疎者難察則行人蚤正其事以為之先尤周政之不可忽也至于来歲則王又考之矣書曰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謂也方是時也巡守至于十二歲之久而未聞以疏為患者蓋達法則同數器一度量諭禮禁而亟人合方氏掌交之官歲時往来既諭之矣至十一歲則行人又考之及将巡狩則職方氏又戒之以其法脩其官衆故也逮夫法壞于後世而行人之屬亦廢而不修于是諸侯之政亂矣衝請繁纓數器亂矣兩國為之交貿何有于瑞節諸侯皆去其籍何有于法則是數法者皆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而乃廢弛如此宜乎憫亂使之浮行其道則仲尼之烈是亦周公而已豈不惜哉

以周知天下之故

以天下望一人則受責為甚重以一人臨天下則用力為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天下如必身親而後為之則列土至廣列侯至衆吾之足力有不給矣萬民利害庶政浮失吾之目力有不周矣足不給目不周奠為之恤耶則清此而遺彼舉一而廢二為人上者幾何不負天下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時設為小行人之職以巡邦國之諸

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國之政民之利害事之浮夫天時之變人治之常一皆載之書以告于王爲是以執要之君子不必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爲之巡行故也不必目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書爲之稽考故也浮其人以載其書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知者矣故其職曰以周知天下之故夫故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天下之理物無常是亦無常非是非代更與時無止先王之治豈以有涯之力而窮無止之時方民之事利而無害諸侯之政浮而無失四時之行順而無忤而皆出于常然者先王于此亦無所用知矣王須常法以授之諸侯侯奉常法以施之民可也奈何民無常利政無常浮時無常順而垂戾之變有出于所遭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則天下之不治有不基于此乎是以先王之于邦國也必因行人使于四方以致其察爲弔喪恤貧補災禁暴和親行人之爲使也萬民利害庶治逆順凶荒悖亂康樂和親行人之爲書也奉使者行人之職而書其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之五物皆曰令者所以遣其出也後之五物皆曰反命于王者所以紀其歸也其出也于以同休戚王之仁也其歸也于此察政治王之仁智而浮爲豈不曰法之善哉雖然行人所書特天下之故而已周知其利害者職方氏之書也周知其治者司會之書也職方者九州之圖一定之常典而已司會者四國之治三年之成功而已天下

之事固有昔是今非而不出于一定日改月化而不待于
三年者行人之書安可略耶噫先王既以其身當天下之
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于此疾疢之不知
視聽之不聞而人以四體為不仁矣況以天下之利害而
為人上者曾不聞知而加恤焉且浮謂之仁乎孔子曰致
五至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言其道也小行人曰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言其法也
道者先王所以治心法者有司所以紀事先王之時所以
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豈特其道足以自致哉
行人之書抑有助焉後世堂上之治遠于百里堂下之治
遠于千里彼其一堂之間且不及知況欲知天下乎

師氏以嬴詔王

任已者不足資人者有餘好大者不足積微者有餘天下
之理也君子于此有貴于學者豈以人固有餘于已微固
有餘于大哉已者人之類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已矣大者
微之積也積于微斯足以成大矣故雖以王者之尊道隆
德備而必資于師氏之官以嬴詔之者豈不以資人而積
嬴者有在是乎嬴者充實之謂也充實而未至于光輝之
大則雖嬴也猶謂之微而已蓋善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
之始燃一撲之可滅也若泉之始達一障之可塞也有能
充之則燎原之烈成淵之量自此以成人之為善何以異
此自充實之美進而至于光輝之大則吾王為大矣自光

輝之大進而至于化則吾王為聖矣自化之聖進而至于不可知之神則吾王為神矣夫進王于神道雖非師氏之所能而詔王以嫩為之開端者實師氏之功也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苟非其人則諂諛日進忠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不保其萌者矣一齊人傳諸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學之不能正其言者矣尚何足以成盛德者乎是故先王之時既擇師氏之官以詔王矣又使之王舉則從者為是故也雖然師一也有曰太師者三公之職也有曰師氏者中大夫之職也而鄭氏乃以師氏即王之三公失之矣先王設官以道之至者為公德之中者為大夫公與王所論者道大夫所詔者嫩其職之小大固不同矣故稱公以師則曰太稱大夫以師則曰氏者義可見也然而師氏畢矣不嫩于稱師者蓋善之所在無貴賤吾知師其道而已庸詎知其人之為貴賤即觀先王名官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則其詔王以嫩蓋無有一言之不聽者矣為師氏者而有隱棄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先王之正名實禮豈苟然哉因時以制禮曰禮以定名如斯而已矣蓋禮有出于四時之常者朝覲宗遇是也禮有出于一時之故者時見之禮是也禮之常者在天有時在國有經不待鎮主之命而四方諸侯各以時至故名斯禮者亦各因其時義以道其勤而已至于無常之禮時出于

一時之故而非素期爲者也當是時也非天子有以命之則諸侯莫知所赴然則名是禮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命爲可也太宗伯曰時見曰會其意如此何則朝覲宗遇四時之常禮也春者一歲之始猶日之有朝爲夏者萬物相見猶人之有宗爲以春爲朝則秋爲夕而暮氣衰矣于此而見可謂勤矣故秋爲覲以夏爲相見則冬爲相辨而各歸根矣于此而見是遯迹也故冬曰遇此四禮者皆有常期則正名其禮豈他求哉因時而已若夫王國有可議之政侯方有不寧之變于是將令諸侯而命事爲苟俟四時之朝而後圖之則失事之幾矣于是爲壇于國門之外而集四方之諸侯以施政教以行禁令以命征伐以修詛盟是皆出于一時之事而非諸侯之常禮者也今非常禮唯上之命然後集而爲一則命名之義不可以他求也其唯會之云乎書曰會其有極傳曰會之有尤之爲義言會諸侯而歸于一也此必有以會之然後彼來會爲亦猶歲計之會凡以會衆要而爲之總而已矣昔者孔子作春秋也內爲志則曰及外爲志則曰會時見者雖諸侯之禮實天子之志焉書會之義其亦本諸此乎雖然會者君之禮也一人之事也故歲計之會推王省之時見之會惟王用之考之于經蓋未有諸侯而言會者而春秋之時稱會者一何多耶故聖人列之于經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觀晉召天王于河陽則聖人之譏深矣昔者惟

王有會令則諸侯而會矣昔也惟王召臣令則以臣召君矣故欲觀周之盛衰非他求也于會見之矣方其申典也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及其浸衰也會不行于天子而行于諸侯又其極也會不行于諸侯而行于夷狄嗚呼周至于此不復振矣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後之記禮者狃于所聞方且以諸侯相見于郊地亦謂之會是烏知先王之禮即先王之制祭祀夫豈一端而已哉無事而祭者禮之常者也有故而祭者禮之變者也禮之常者五帝固有方矣百神固有職矣欲以祭之則即其常位可也若夫禮之變者特出于一時之故而非若無事之時為裕也舉尊而不及卑舉大而不及小則非所以祈福于百神于是即上帝之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夫會而祭之則衆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為義猶卒之為旅也昔者先王寄軍師之法于鄉遂之中五家為比則合五人為之伍為五比為閭則合五伍為之兩為四閭為族則合四兩為之卒為五族為黨則合五卒為之旅為自卒而下其人寡矣自旅而上其人衆矣則旅也者可名為衆也自其無事而言之則五旅之人散而為民有事而言之而五卒之人聚而為旅有至于一人之寡自其有事而言之制祭祀固有異用而同義者矣令夫一歲之常祀無事而祭者也祭青帝于東郊祭赤帝于南郊祭白帝于西郊祭

黑帝于北郊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至星辰風雨之神各于其位而祭之亦何異于五族之民無事則散而為一人之寡即及其有故而旅于上帝也則神不可偏祭力不可偏及于是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風雨之師凡屬乎天者舉會于上帝而祭之亦何異于五卒之人有事則聚而為五百人之衆耶惟其百神之旅于上帝非其常位也則又與夫旅之為逆旅者合矣陳而成列也則又與夫旅之為旅者合矣然則先王之正名祀禮夫豈苟然而已哉且以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長有至于三十有一人而謂之旅者以其衆也六官之屬雖至于十有六人不謂之旅者以其寡也幽而天神明而下士而取名于軍旅之意一皆以衆為義為則夫旅之為衆抑又可考矣雖然天神之祭固多端矣致道以祭謂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倫物以祭謂之祭燔柴于泰壇祭天是也盡情以祭謂之享惟聖人為能享帝是也類其禮謂之類類于上帝是也造其所謂之造造類造上帝是也嘗禦其神而祭謂之禜日月星辰之神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禜之是也祝祭享無事而祭也三祭而異義類造禜有事而祭也三祭而異名禜之祭止于百神皆在焉謂之大旅者以其大于類造之祭故也記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則有故而旅又未若專志以享于上帝之為天也嗚呼先王父事天

神其道盡矣無事而享時以報也有故而祭所以祈也報之所以為仁祈之所以為義祈而旅焉則帝將百神而為之助又所以為智也舉祀典而三善從之則先王之祀上帝其義深矣則夫宗伯之典其禮典瑞之掌其器掌次之設其邱識金之共其版焉得不各致其職以為之輔耶

善講者水激之

順則通逆則塞物之常性也乃若水之為性其勢則趨于下而已矣順其下而導之則通而不窮遂其下而壅之則塞而不達是以善治水者必先度地之勢而後致人之力以順導之故其勢若建瓴焉沛然莫禦雖有將過之者亦將蕩然與之俱逝矣曾何壅塞之患即匠人之職曰善溝者水激之此之謂也蓋水之流行于天地之間猶人之有血氣也運而不積生以之遂鬱而不宣疾以之作故善衛生者必先運之使疾不生于身則夫善經野者其可不通之使害不生于地乎是故高下者水之勢也我則因地之勢而導之使下廣深者人之功也我則致人之力而浚之使深遂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溝焉溝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洫焉洫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澮焉澮為自澮至川則為尤下矣此之謂因水之勢遂為淺矣溝則廣深以四尺為溝四尺為淺矣洫則廣深以八尺為洫八尺為淺矣澮則廣深以二尋二仞為自澮至川則尤為深矣此之謂致人之功水之勢致其下矣人之功致其深矣則水之

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是皆
決高以趨下去淺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勢蕩然無滯
雖有浮土不可壅也雖有腐薪不可遏也歷歲已久而溝
之為利猶日通而不窮歟謂不善溝者能之乎嘗觀禹之
治水也始于冀中于雍卒于兗率皆因水勢而導之下故
書曰九川滌源言其通而不壅也江河淮漢水之大者也
治九川如此則浚畎澮距川亦若是而已矣是以商周承
于其後雖其授田之法出于一時而溝洫之法一本于禹
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此之謂也若夫稻人之為溝也
時施于下地者爾然其職亦曰以溝蕩水蕩之為義漱而
去之之謂也大之為江漢小之為下地為溝之法出于一
理則雖神如禹聖如周公旦不能逆水之性而治之況于
後世者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先王之政施報而已不施于先則野人莫治不報于後則
君子莫養經田野施職事君子所以治野人也勤四體輸
百物野人所以養君子也夫物之生于土地之間未有不
資君子之法以立野人之力以成者夫既相資而為用矣
則吾須地事以施于先而責其供地貢以報于後不亦可
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且有地斯有事有事
斯有貢事者地之治也故治法不立不可以任土貢者事
之功也故地事不舉不可以令貢者明王之疆理天下

也知夫仁政之本必始于地法之立是故經土地辨井牧
畫為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則民有分土可致其力矣故繼
之以任地事者所以為治野人之道也任農以耕任圃以
植任牧以育任虞以山任衡以澤分為上牧園圃山澤之
職則民有餘財于是乎可責以貢矣故又繼之以令貢賦
所以為養君子之道也地事者下之職故任之貢賦者上
使知土均之法均之使平任土之法制之使稱地利之肥
瘠人力之多寡遠當其平則地事之任不患乎民之不勝
矣大司徒制其征均人土均責其貢或裁地里以遠于均
或當邦賦以從其便則貢賦之令不患乎民之不從矣任
之以事而勝此民財所以裕也令之以貢而從此國所以
充也裕民充國非仁政何也蓋上以政何以哉雖然既謂之貢賦又曰凡
稅斂之事何也蓋上以政取謂之賦斂財賄是也下以職
供謂之貢君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稅其物謂之稅若
緊而不稅是也掠取其物謂之斂若春斂皮冬斂革是也
析而言之其義固異合而言之其用則同以閭師考之農
貢九穀園貢草木皆謂之貢矣而其先曰以時征其賦則
知貢與賦之用同也以司書考之掌邦之九賦九政九事
此貢賦之謂也而其終曰凡稅斂者受法焉則知貢賦與
稅斂之用同也大抵理財之義不一而足有曰貢曰賦者

所以辨所取所供之義曰稅曰斂者所以辨所稅所取之義也貢賦之正大故司徒司書皆以貢賦為之主稅斂之物微故司徒司書以貢賦又所未盡者特言凡稅斂以該之而已周官之時貢賦稅斂雖有異名而所取曾不過乎什一者要其實而言之故也逮其後世諸侯侵欲莫之知救當時之失云耳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唯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為物之所居歸也孔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令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視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為也不可以有家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家之為也不可以有國公侯伯子男私營其國視一國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為也不可以有天下蓋家大于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于

家故有一國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于國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德愈大則其歸愈衆王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豈非天子有冒天下之德而能容天下之所歸乎冒圭之制刻之以鋭以驗圭也刻之以圓以驗璧也四方之諸侯大者執圭小者執璧各以其時而見于天子天子于是乎秉冒圭以臨之所以示其有冒天下之法故能受諸侯之来朝也昔者文王小國之君修德行道天下歸之書曰我咸承文王功于丕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是也逮至幽王暴虐無親雖其兄弟之國猶且背叛之菀柳之詩所為作也文王雖小國之君而有冒天下之德幽王富有天下而行匹夫之行然則諸侯之從違斷可知矣先王制圭之意可不深念之哉然而必以四寸者小之至也于是乎又昭之以謙也老子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傳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名器先王慎之不敢以假人者以信之所出禮之所寓焉者也公卿大夫士此名也有其實者然後得其名實有其名者然後得其器名器雖人君且不得而私也況于臣乎古之王者考實而定名緣名而授器立之紀律載之典策信以是出禮以是藏使天下之人不敢犯如江河不敢越如城隅絶覬覦之心而滅凌犯之志者命立而分定

故也周官設典命之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命而曰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凡以是而已命者君所令也謂之命則若天之命萬物長短小大一成而不可易也上言而令之下稟而聽焉人豈得而私之哉諸侯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也人君故也諸臣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也人臣故也邦國之制既詳于諸侯而諸臣之命尤不可　是以公之孤四命眡小國之君且既謂之孤矣其德能衣被人則不可屬之卑者視子男之禮不為僭也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或以三或以再或以一則諸侯之德隆而位尊者也故其臣之命稍增而不為過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煩而縟可知也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或以再或以一或不命則諸侯之德薄而位卑者也故其臣之命數稍降而不為辱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蹙而畧可知也夫惟尊者煩而縟卑者蹙而略故堂各有筵室各有度或高之為貴或小之為美而宮室有制也乘棧車者不敢以乘墨車乘夏縵者不敢乘夏篆旗各有等斿各有數而車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敢以毳冕大夫之服不敢以朱襮小人無赤芾之賜君子有綉衣之章而衣服有別也尊卑異等詳畧異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禮儀有數也若然者非各眡其命之數其能若是之稱哉成周之時正邦國之位則有大宗伯之九儀辯宮室車旗

之用則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又載其命數而藏之有司若有辭則賦焉此邦國諸臣所以無敢違命以犯上者也逮夫王室微弱諸侯恣橫先王禮籍之用惡其害己而削之殆盡當是時上不知所令下不知所承山節藻稅有如臧孫塞門反坫有如管仲宮室之制亂矣美其車旗之制亡矣設服離衮有如慶封請繁纓有　于奚車旗之制亡矣設服離衮有如子圍璲弁玉纓有如子玉衣服之制失矣魯以肆夏享卻至周以上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臣也而用雍徹之樂而禮儀之制壞矣其始也諸臣僭諸侯其末也諸臣不僭諸侯而僭天子夫以諸侯之卑而上僭天子之貴則錯亂甚矣尚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後之君子思為政于天下則曰周公之典在焉蓋將有所考而正之也惜夫

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

結繩之政後世不復久矣聖人有作易之書契豈特以倫遺亡而已百官以治實取諸此是故設為治法所以興百官治人于明者也設為吉禮所以興百官事神于幽者也百官之治才不必皆強智而不必皆達而怠墮黷闇之政有不免焉則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幾于廢弛矛是故設之太史之職而六典八法八則之法祭祀之禮一具其文以藏之使夫達而有辨者可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所以為百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國八

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凡以治人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
法也莫非事也簠簋之設內外之位前後之序凡以事神
為務者此太史所書之事也典法則之法太宰建之小宰
司會逆之此無非以法為則以太史考之
蓋考其法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祭祀之事宗伯建
之肆師祭僕相之此無非以事為任者及辨事為則以太
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蓋史之為
職掌官書以贊治而太史以大夫為之又其贊治之大者
也百官有辨于此考之焉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則之書
我考之六典之書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書可也
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姦偽以佹法者也故於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
之序考之禮書之所次可也祭祀有所辨之位考之禮書
之故常可也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怠惰以從事者也故
於是乎誅之刑之罪大誅之罪小法言刑事言誅亦各有
所　也觀司約所藏盟約之載以待邦國人民之不信者
大有敘小有墨則先王所以待不信之罪亦隨其事之小
大而已故祭僕誅其不欽小宰刑其不用法者而與太史
所言合者其以此歟嗚呼刑政之不明嘗始于書籍之不
存故政亡而籍存有王者起猶浔而正之矣觀孟子所謂
諸侯惡已而皆去其籍則臣下之所懼實有在于法事之
所存也然則太史所掌烏浔不為之重事耶

以六律為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謂之詩此其本也聲成文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立乎禮義其之能足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音不出乎度數其聲能足樂而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詩雖其本之道德出于性情者固已盡美而聲音之末亦不敢苟為者非以是為美聽也蓋將以納世于大和而乃不能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且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豈作樂之意哉此大師之教六詩必以六律為之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非宮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非吕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出乎心之無所傳而然者雖師曠清夜傾耳以聽曾不得其聲音尚能以律吕而為之節奏哉夫惟存乎心而為志宣乎口而為詩既已存乎心矣且得無形乎既已宣乎口矣且得無聲乎形聲者度數之所域也域乎度而求越乎度域乎數而求出乎數則將與物為忤而失所以和順之道此學詩者所以不能捨六律而正五音有待于大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黄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此黄鐘之為宮也大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大吕為宮夷則為徵應鐘為商無射為羽南吕為角此大吕之為宮也六詩之聲即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為音矣非特黄鐘也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凡屬乎律者莫不然焉非特

大呂也應鍾南呂林鍾小
夫惟六詩之童一出于六律而為之度數故能播之金石
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匏苹而興堂上之歌相和為一
翕如其始作也純如其縱之也繹如其樂成也曾未有毫
厘之差者蓋其所歌出于一律故爾以傳求之六詩之意
雖不可緊見然觀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之三
又歌南陔白華華黍之三終之以合樂焉鹿鳴南陔詩之
風雅也而鄉飲以之合樂非天六律之為音亦能若是乎
以至射也燕也冠昏也凡用樂莫不皆然此六詩之義所
以用之天下而使人聞之者可以興可以羣與樂同其妙
用者大師之教為之閭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
有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教詩以律其來尚
矣于舜之世而夔之樂乃至于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者豈
特德化之所由致即律呂之法抑亦有助焉耳

顏淵問為邦

有聖王之志者必求知聖王之學有聖王之學者必求知
聖王之政蓋君子之學非期于美已而已也必將施于有
政以善乎天下為若顏子者其知聖王之學乎此所以
有為邦之問也蓋問也者心有所欲為而未達者也非其
所欲為則學者不問非其所可為則教者不答昔者孔門
之弟子其有欲為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
使足民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彼其處心積慮特不出乎一

國之事而已未聞有以聖王之政為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至也故聖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顏子之志則進于此矣觀其晏然處于陋巷之中寧甘心于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仕彼其志豈淺淺也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既與聖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為邦之問所以文為善至于功成作樂也惟舜之韶舞為盡善焉蓋四代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豈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以為行著也百王之訓誥三聖之文象國史之春秋大師之雅頌吾集之以為經者也政也行也經也是三者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嗚呼聖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亞聖曷足以語之孔子之言政所以特告顏子也

寔若虛

道心天也天豈有量即而或者以有我求之則取道有量矣有量者必盈盈者必矜何則彼其所以為善者非曰理然也我也以有我而為善則六尺之軀其所容幾何哉雖其量有多寡未有久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于世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則天下之善雖有大于是者其亦何由入耶

嗚呼是亦淺矣乃若昔之好學者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孜孜汲汲若不足及其既得之也亦孜孜汲汲若有所不足非固為此謙損以要夫君子之譽也蓋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其心以謂天之與我者與天為一天不窮于道而我獨可以窮于道乎是以愈窒而愈虛愈大而愈不足也豈若淺中之士廣已造大以為莫已若者哉此窒若虛曾子所以稱顏子也嘗觀二三子侍坐于夫子子路則行行然勇者也子貢則喋喋然辯者也子張則堂堂然莊者也而顏子獨頹然于其間獨狗恂然若無能為者孔子乃與之豈其中必有大過人者歟何聖人與之也顏子曰顧無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已者也為善不有其已則以天下之善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其心豈可量也哉此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然顏子猶未離乎實者也若夫大而化之則舉萬善而融于道庸詎知吾所謂窒者非虛即虛窒而忘聖人之事也噫衆人則空空者也賢人則充實者也至于聖人然後虛實之名忘矣若顏子者其亞聖者歟宜乎曾子所稱如此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勞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勞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資勞力之所食食人者必資勞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道義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為者然則君子于此將安取乎亦曰修其大者而小

者從之而已矣又爲用稼爲哉子曰爲用稼所以闢樊遲
之問也且嘗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則心也小民之事以譬
則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體不能以相通則亦各司其
任而已耳司聽目司視手司舉足司運而心居中央致思
以制四體之用爲不視不聽而耳目供其用矣君子之待其
手足供其用矣君子之待其身亦期于若心之制四體爲
有修孝悌忠信之道雖不獲用于世猶傳食于諸侯不以
爲素餐者其道素修也又況得行其道乎後之昧者不知
察此有若許行爲神農之學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所以
闢之者宜矣然則孟子者其孔子之徒歟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故能
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則心之至神有主于中可
以允執而不失之矣孟子曰操則存亦其意也且心無形
也君子于此何以操之乎一主于善則瞬息而存一忘于
心則茫然自失所謂操者亦主之勿忘而已矣是故昔之
學問以求其放心者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坐如尸立
如齋其處也若思其行也矣若迷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視不
離于袷帶言不越于表著聽不惑于左右斯須之間未嘗
敢怠其所操顧瞬然則存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

其倚于衡是果何所見哉其心存故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且以孔子之言考之自十五而學至于三十而立則操而存者之事也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則操不足以言之也然心者神之所存者神也體而不違何有于存亡即而不離何有于出入而孟子云爾者特以操舍而言之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夫聖豈有罔念者哉謂狂聖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爾噫耳目手足人之所謂小體者也心之官則思人之所謂大體者也世之人知存小體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則求嘗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駘之不全足者天下皆是也乃若王駘則有不亡者存而人則存者亡矣然猶笑之尚能充其類者乎

合而言之道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既分于道矣而仁又出于性此仁與道之所以分也道無方也分于仁則有方道無數也分于仁則有數蓋稟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域于方而麗于數人所不能逃也人與人相與分乎陰陽之氣以有主雖曰于物為靈其出于道亦已不可謂之全矣雖然道一也散而為分不失吾一合而為一不遺夫萬則夫人之于仁獨可以自異于道乎蓋不合于道累于形者之過也人能忘形以合于心忘心以合于道則天地萬物且將與吾混然為一不知吾之為天地

萬物即天地萬物之為吾即進乎此則天而不人矣且得
謂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謂歟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之學未嘗不以天下為心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亦猶
我也豈獨私善其身而不與天下同之哉窮而在下則道
固不可行也善已而已矣達而在上則道可以有行也豈
浮不推所以善已者善天下乎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此
之謂也嗚呼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謂仁矣人之所以
親且愛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親愛其身兢懼恐慎不敢
以不善加焉以謂天下之所以與我者莫不有仁義禮智
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義善其身
非義不由以禮善其身非禮勿動以智為身之燭以信為
身之符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
序朋友則有信吾之所親愛其身而善之其自厚如此至
于達而治天下豈他求哉亦以善乎已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義以善之使
天下莫不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推吾
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善之使天下莫
不有信也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之序
朋友之信凡吾皆之所以善其身者令則無一不與之同
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為憂天下之皆善也
吾亦若善其身之為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不同

而君子之所以為善者未嘗有異然則君子之用心豈不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畎畝之中自樂以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于幡然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辭非其始怯而終勇也窮達之分不得不然爾若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以獨而不兼而不兼君子以為苟祿犯分不義苟祿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為也

論行於萬物者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虛空曠蕩而言道故終日言道而日言物而不及道道無形名象數而言物故終知道亦不知物矣蓋有道必有物無物則非道有物必有道無道則非物是物也者論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運乎物者也明乎此則莊周之論得矣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以及萬皆道之所生也一名于道必生以及物而不能自已則其散諸物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星之所照臨河岳之所融結動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今夫

仰觀乎天則天積氣也然其日星之回旋雲漢之卷舒風雨之散潤寒暑之運行一往一來一盈一縮若有運轉而不能自已者是豈積氣之所能為哉道實行于天下矣俯察乎地則地積形也然其山川之興雲藪澤之通氣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蕃息一消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者是豈積形之所能為哉道　行于地矣中察乎人則人也者又積形積氣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視聽口鼻之噓吸手足之舉運一靜一動一作一止若有関鍵而不知其主之者是又豈積氣積形之委所能為哉道實行于人矣三才者萬物之大者也而道實周流其中為舉三才以該萬物則道之為道可想見矣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也即其所行于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為三焉物之數謂之萬以一而分三以三而分萬則物各有道則道亦萬也而不害其為一者萬物之生本于一故也道非一則不能運萬物萬物非各有一則不能以自運人知一之為萬而不知萬之為一則並行而不悖于道豈不照然矣乎嗚呼道之行于萬物也如此而或者昧之謂道在天即仰而視之見天而不見道是直以形求之爾胡不反求諸身乎彼其食息視聽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必有尸之者矣誠能齋心沐形去智與故以神求之則廓然心悟瞬然目明向之所見無非物令之所見無非道矣

見無非道則是道在我也者所以行道非道行
于道者也嗚呼論至于此聖人之于天道之事也學者可
不勉哉

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含一氣之
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視明而聽聰貌肅而
言義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賓主之禮
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與道具則人所以為人者盡矣雖
然天地能肇人以元而不能與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形
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而正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于
道飢而食渴而飲以相與群而不亂者得無自而然哉君
師者所以化人于道者也故荀卿以為治之本而列諸天
地先祖之後以為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窃嘗謂人
生于天地之間其不能無群也久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
爪牙不足以供嗜慾雪霜風雨之苦暴于外則必挽草木
治宮室緝絲麻以成之飢渴男女之欲役于外則必鑿井
泉布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農工商以
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卿黨朋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
身而與是數者之衆相與為群于天下紛紛籍籍未易以
億萬計于斯時也法度不立則力強者軋兵強者　智強
者譎幾何而不趨于亂乎仁義不明則居迷于所為行迷
于所之冥然無知以蹈禍機幾何而不底于悔乎禍亂並

作顧雖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將無所奈何則夫秉法度之權修仁義之教以相班治以相訓迪者是乃所以輔天地不全之功成父　不及之恩君師之法豈不大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視予猶父也夫父母之功亦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師配之者其功同也其功同則事之之道同就養之方服勤之久聞命之恭著在禮經略可考矣觀周之季禮之見于世者有若齊女之候奔者問父先其君孔門之議服者喪師視其父則其事之之禮為何如哉雖然禮有三本其道一也事君無可去之理而孔子于魯則去之事師無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夷之逃墨何也蓋父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師者　合

以道言也苟非其道則其所資以為治者已亡其本矣何禮之有是故君道然郎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孔子亦將去魯矣師道然郎而陳相背其師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孟子方且使夷之逃墨矣二者或去或不去雖出于禮之變然其所以事之之實蓋無異致也傳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事三如一此禮之所以大也然學禮者不可不察也

義勝利為治世

好義欲利之情人之所兩有也二情交戰于胸中義嘗難持于所守而利嘗易溺于淪胥此人之情所以輕義而逐

利而爭亂之禍自此熾矣先王以之謂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絕其欲也必將廓義風以聳動之俾其皆知義之可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視不義之得若納溝中之汙常恐浼我者則名節奮而爭亂息矣義之與利猶陰之與陽也陰可使佐陽而不可使勝陽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然後萬物生也利可使和義而不可使勝義義必常重利必常輕然後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極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諸此以古考之營國面朝後市欲其先義而後利也市師所涖之次謂之思次欲其見利而思義也士之所受之田謂之圭田欲其以義而受利也而又擇其長以相統正比其人以相糾受或是其賢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義之為重利之為輕是以天下之人知義若是之重故不敢棄義而遂利知利若是之輕故不敢趨利而犯義闔門之內子盡其孝而無好貨不顧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而無好貨不顧其君鄉黨之間無利合之友關市之廛無飾偽之為出而田野無爭畔之失遠而道路無拾遺之人舉天下之大臣皆趨乎善惡之端凡不以義而得者有所不為故無爭奪之患無禍亂之變中正之俗成節義之風著獄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後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漢武之君不審夫治亂之原存乎義利之間區區闢地于匈奴任掊克之吏頭會箕斂以啟天下好利之心當是時盜賊並起直指使者僅能勝之

故史家譏其彫弊雖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謂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當時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隄防之也嗚呼義利之心人無有之然好義者常寡而徇利者常多故孔子貶無駭以塞利原孟子譏宋牼以開義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劉左史文集卷之三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策

兵

昔徵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豈容軍旅之不知然而云爾者所以救靈公好戰之弊也後世學者遂以謂學者之道專事俎豆之間豈不妄哉昔者季氏問于冉有曰子之知戰學于夫子耶冉有曰即學于夫子者也夫子固未嘗言兵冉有孰從而學之蓋文武之道非有二也一理而已儒者明乎一理之變以接萬事之散殊平居無事晏然自若卒然有變則亦何異乎揖遜之間而左右

周旋以應之耶夫武事之于儒特其政事之一爾求之仲尼之門冉有季路其人也孰謂仲尼之徒不學之乎仲尼之徒未嘗不知兵不知兵者不足為仲尼之徒第不若後世之譎爾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好戰非也忘戰亦非也好戰之甚傷財害民其弊也常至于忘戰忘戰之甚養寇遺患其弊也常至于好戰此勢之自然所不能已者是以聖人未嘗去兵亦未嘗好戰顧其所以為天下之具不得不備以待不虞之變爾後世之學聖人者乃或不然甚者抗兵相加暴骨平野以快一時之憤否則棄去武備以召不測之禍此皆非得為兵之大勢者也若夫或攻或守或進或退或示之奇或示之正此特在臨機制變之間爾可預言哉趙括能讀父書而不免長平之敗房琯用古車戰而有陳濤之奔此輕言兵者也是故古之善言兵者必先觀天下之大勢而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議攻守一邊吏之事而已何足為君子道哉儒生之言近于迂濶然久而不勝其利惟執事擇焉

君臣同心

蒙嘗觀文王之畫卦然後知君子小人之道分矣其畫奇者陽也君子之象也其畫耦者陰也小人之象也君子之心立于義義則周周則一是以陽畫似之小人之心主于利利則比比則貳是以陰畫似之一故同心協德貳故徇私阿黨同心者治徇私者亂此泰否之名所為分也雖然

君子固同心也而不能使其類必用于朝廷小人固狥私
也而不能使其類必退于草野蓋德者我也而用不用者
君也故欲有同心之臣必先有一德之君乾之九五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孔子釋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
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夫欲平治天下則必
以為之助類之相感所以必至者也是以堯舜為之君斯有
禹皐陶之徒同寅協恭以為之臣故唐虞以帝成湯文武
為之君斯有伊尹周公之徒一心一德以為之臣故商周
以王觀其一時君臣相與以義圖治之盛也有一新命必
再拜而遜之有一昌言必再拜而師之有事則相戒以不
息成功則相推而不居周公則曰惟汝奭召公則曰惟我
公一唱一和相應如響著之十二子之于孔門欣欣愉愉
無有異志必期于輔成而後已嗚呼盛哉是豈禹稷皐陶
益契周召之徒所能至於是歎蓋唐虞三代之君實有義
以使之爾方是時也伯夔共工靜言而庸違
管蔡之徒挾三監而並起其小人之異意思以讒說流言
以惑其君者亦有之矣夫惟其君始察而終信之是以稷
契周召之徒得以同心而共理以贊其君子帝王之盛詩
書所載後世無加焉天錫我宋主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
德龍飛于九五之位兢兢業業日念至治遂 一二大臣

而用之此正稷契皐陶周召之徒利見大人之時也而廟堂大臣又思所以一志協謀上副吾君顧治之意旁招俊彦列于庶官可謂合于泰之彙征君子在內而一心謀治以承功勳者矣承學之士智慮淺末不足以窺測萬一嘗讀書見堯舜三代之盛其君之所以任臣其臣之所以事君意其無以過于今日謹因明問誦書以為獻焉昔者舜之命九官也既各任之以其職矣復戒之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以禹稷之相汲引宜其異意無有也而舜猶戒之故禹得以暨益而奏鮮食暨稷而奏艱食雖亟父而興子而君臣相信而不疑此人君求治之至誠而相戒之著者也是唐虞之所以治也昔者周公之為師也召公之為保也而召公不說夫召公豈疑周公哉以成王中材之主而承雖繼之所以憂之也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至舉武王文王皆有臣鄭協力之助期于相勉以輔成王治故其卒也周道以興此大臣求治之至誠相勉之効著也是周之所以治也夫唐虞三代之治一本于君臣之相戒如此則為今日獻姑舉諸興謨訓誥之文以陳之而已矣若夫漢唐黨錮之事此則不知戒者之禍也蒙故不道焉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

愚嘗謂三舍之法視實興為不足視科舉為有餘何以言之實興之法詳于行而略于言三舍之法詳于言而略于

行則取人以言者不若行之為愈也三舍之法屢試而後
補科舉之法一試而得之則取人以暫者不若久之為愈
也昔者先皇帝將欲化成人才以須後日之用乃行三舍
法于太學是豈苟欲救當世之弊而以成周之制為不可
盡行于今日哉蓋嘗聞唐太宗之言曰不井田則周公之
制不可行也井田立故貧富無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
井田廢則貧富有競利之心是以私道行焉公道行者是
非得真私道行者是非失正然則鄉舉里選之制後世其
不可復矣必欲捨衆人之私心而一取公于法則三舍之
制其賢于科舉不亦遠乎故自元豐以來猶所注意天下
之士望風麟集爭趨禮義之化以幸此日之難遇者蓋肩
相摩而足相躡也雖然三舍之法行于太學而太學之員
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京師者或數千里而後就學于
此天下之士不可勝計而就學限以二年則教養之道無
乃或未廣乎道之不廣則擇之也不博擇不博則取之也
不精此明問所以欲郡立其學學立其官而下問于諸生
也愚雖不敏切顧布一二焉昔者吳起嗌毋臂以請從師
于魯子曾子薄之陽城為國子司業一日令于諸生去而
覲親者蓋不啻數千人夫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也太
學之制告假者限之一年而預工舍者必終歲而後可得
切恐有孝如何蕃者有不得預焉選矣昔者仲尼設科于
魯從之者蓋三千人至于七十二弟子之列則魯人居其

半其次莫如齊衛魯之鄰國也夫裹粮千里以從師古人之能事也而他國之士從師于孔子猶未若齊衛之盛況乎四方之士遠京師者或數千里終歲聚糧尚慎不繼則雖有賢如原憲者切恐不能自致于太學矣故為今之計者莫若推三舍之法以行于天下使近者不得抱羇旅之戚而遠者亦得承誘掖之化顧不善哉若夫欲無勞民費財牽制不可為之勢愚願循舊制欲考察德行道藝而進之得其當愚願明賞罰何謂循舊制州縣之間必有學焉因之可也其盛士徒鮮少數不滿百併之可也如必路立之學則一路之士固已多矣斥大黌舍則為擾民併遠就近則為勞士必郡立之學則僻陋之邦士固少矣建置官師則為具位士徒不足無以充選故莫若酌其員數之多寡因其黌舍之廣狹可因則因可併則併則勞民費財非所患也何謂明賞罰曰三舍之行利害繫焉苟欲趨利何所不至權行貴冑有請託之私千金之子多假授之偽私偽並行而望進退之當蓋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文大法嚴則循私者不得逞細文略則好爭者不得肆夫如是則考察不審非所患也行之于先既不為擾民考之于後又足以得士然後遞而升之于太學則降一等以取之是亦自卿升之司徒之遺意也行之數年愚將見窮荒僻陋之壤亦將誾誾然濟濟然無以異于輦轂之下矣惟執事者以人才為念而為上陳其說焉則天下學者

幸甚

名節

愚嘗評天下之節有二堅烏有工節者有下節者昔者孟軻養浩然之氣以遊乎齊梁之間談帝王論仁義雖其君不說至于怫然變色方且雍容閒暇請以正對而不可奪此節之上者也冉有仲由親受業于聖人可謂知人矣而顓臾之伐力不能救乃從而飾之曰夫子欲之而已果欲之而得不為之救乎其後由雖死于孔悝之難然亦不中節矣此節之下者也噫節義者君子之大致人君所恃以維持天下國家者也工節如孟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者也下節如仲由蓋自衆人而下多有之必欲進其所長救其所短以至于大全蓋亦為之勸沮之方而已何則中人之性進之則上排之則不進之可使盜跖為伯夷排之故也東漢之士非固好義也而挺名節者又何多即進之故也蓋嘗考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首喜功名而薄仁義士之自好者固已遁商山而不出矣逮至孝武所謂好儒者也奈何強明自任恥于見屈一時賢士誅戮殆盡其間獲全以終其身者類不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爾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談諧而止尒其君所止如此幾何不使天下之士崇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來庶

節道塞學士大夫包羞含垢俛首于下執事以幸升斗之祿薾然無復自喜之氣雖賢如揚雄者猶幾于不免況餘人乎是以姦雄之徒無復畏憚得以談笑而攘之蹟其所以致此豈特恭顯數君之罪哉抑高祖孝武有以抑之于其初而然耳光武之興也列侯名將相與戮力以成一代之業者有若寇鄧耿賈之儔其豊功偉績有足褒重者固亦多矣不此之顧而獨勤勤以身先于故人之子陵而又侯湛卓茂之徒亦非素有顯顯之功也一旦加之列侯之上曾不少貳于是天下曉然知勢利之為卑而道德之為尊矣更相崇尚遂以成俗雖歷世以遠而其風不衰下至于懦夫孺子忠義所發猶有甘心于姦鈇逆鬻而不悔者而況耿介者乎漢祚雖已衰微而姦雄熟視不敢窃發誠以仁人義士所與掖持者甚衆故也蹟其所以致此又豈獨陳蕃數君之力哉亦光武有以進之于初而然爾大抵人性靡常惟君所上其開端也曾不出于旦暮之間及其成效也乃在乎數十世之後不可不察也然則為今計者奈何亦稽諸兩漢而已稽西漢所以失則柔媚之徒沮之可也稽東漢所以得其廉節之士勸之可也何謂勸曰廉節之士介然自守彼其視夏畦之勞若去烈火猶懼不速其肯脅肩諂笑以自媚于人哉不用于朝則亦去而之山林而止耳為政者必得若人而用之優之爵祿崇之名譽豈徒忠直之言日聞于上而天下之士亦將欣然慕奮然

從而日趨於禮義之域矣何謂沮曰諛媚之士望風希旨
以求合乎上者直志于得而已無恤其他也曰然亦然吾
不知其寔然乎否也曰不然亦不然吾不知其寔不然乎
否也上之人二不得其情而遂用之則今日之然又轉將
為他日之不然矣必在察其情稽其事驗之以所與往究
之以所從來則信誕見矣其不信者薄加擯斥不復用
信者矣始非勸沮之所能動也尚非其人則必畏誅而慕
賞人皆畏誅而慕賞則吾勸沮之道行矣及其久也漸以
成風則天下之士又將有不待賞而勸不待誅而沮者觀
東漢之季士有不畏朝廷之誅戮而畏天下之清議者此
又其效素所較然者也令也誠能本之學校以敷彝之而
輔以勸沮之法愚將見在位之人皆節儉正直有如文王
之時矣區區黨錮之餘又何足道

用人

古之制爵祿也五等公孤卿也大夫也士也先王豈
以是等級天下之士哉以其德不足公也故命之以為孤
以其德不足于孤也故命之以為卿以其德不足于卿也
故命之以為大夫以其德不足于大夫也故命之以為士
其貴承于天子而無嫌其德大也其賤列于下士而非屈
其德小也夫小德之于大德相去遠矣求小德于衆也猶

什伯也求大德于小德猶千萬也是以古者天子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下士之則以萬計豈不以德愈大而求愈難德愈小而求愈易哉孔子曰才難不豈然乎夫公者止于三而已猶曰無其德則闕之況孤卿乎然孤卿之才則不若三公為難者也故自古以來未之敢闕惟其不闕而又當其才此治古所以為可尚也豈是也夫才之大者為難得也而文王宣王之世獨取盈為豈非教養而然乎我國家以庠序養天下之士求之經術擇之師儒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固已進乎宣而肩乎文也宣王之時小大之才採之有餘而采芑之詩　薄言采

矣固宜濟濟多士溢于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餘而乃廟堂之上每以乏才為憂侍從之列省寺之官闕者幾半久而未補此議者不得不致疑于斯為愚嘗思其故矣朝廷以資格取天下之常才以薦舉待天下豪傑之士處于下列固有之矣而試之未詳知之未盡亦未之敢舉也故必擇其優為之者然後敢用求于適足而已此君子慎名器之道也奈何前日異意之人臣悉以擯斥是皆出于大臣侍從之列也斥者既退矣而欲用者尚試之未詳也是其所以闕員者乎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言才之難也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言舉才之道也夫自侍從以至于省臺寺監之官

其員衆矣吾君獨能盡知之乎是有賴于吾相也吾相亦
獨能盡知乎之是有賴于侍從之臣也昔唐太宗謂房杜
曰僕射所以助朕廣耳目訪求賢才者也比聞日閱訟數
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事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夫閱訟
事之小者也一訟或失在一事爾而擇人一夫其敗事豈
不多乎姚崇嘗擬郎吏手于元宗元宗不主其語乃曰大事
省寺之臣荐其才而已陸贄諸于德宗曰左右丞郎中御
史大夫中丞達官也陛下擇宰相而可擇天下之才可即
柳渾亦曰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等當擇京兆尹以
洪大化尹當擇令以親細事夫才之難也久矣誠以一人
之明不足以徧知天下之賢則亦上下相委以廣求之之
道也已所不知人其知之矣必欲懲妄舉之失則察之可
也孟子曰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于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故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特在吾君吾相而已昔前所降之詔許侍從之臣
各舉爾所知以應任使者正為時擇才之大法也鄙生無
知姑叙所聞焉

雜著

漁樵問對

漁者垂鈎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施擔息肩坐于盤石之

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非餌可乎曰否非釣
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
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
然亦可以與試子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
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
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
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魚
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
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
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待熏而食必吾薪濟之乎曰
然子知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濟吾之魚也薪
之能濟魚久也矣不待子而後知曷未知火之能用薪則
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
知之矣敢問水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
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火以用為本以
體為末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是故能濟又能相息非獨
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
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
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
萬物而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
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固者不能以言
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

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即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貴曰天地之道備乎人萬物之道備乎身衆妙之道備乎神天下之能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令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乎之門則幾至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為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為萬物亦我也亦何萬物之有為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為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何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為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夫名也者實之賓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

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狥利故有害生爲立身者必以名衆人則以身狥名故有實喪爲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何害生寔喪之有耶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寔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寔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其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漁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爲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故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福禍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遇禍有爲惡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常不常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命也常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命也常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

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利害之心爲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爲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爲子弑其父者有爲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舍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千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千斤乎吾之貪魚亦何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易有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天地而已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之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

地立道之本于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
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于其
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
始生大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
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無以
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
有福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福及者非福也猶農有思豈
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
貴不妄也

附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元承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
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
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醉藥曰此花只
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進未有進處不道
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乎如康仲之徒皆
忘却了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録二劉各録得数冊

高閌伊洛辯

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于傳遠哉然猶班班可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為傳授故也

許右丞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僦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汳堤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涂發軔千里伊誰柅之而止于此公之道學我寔銘之匪告于今維後之貽公葬荊州千夫臨穴而我何為薄祿羇紲絮酒寓辭以寫契素瞻彼大汗日夜東注

墓誌

有宋承議郎權發遣宣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桑事借紫金魚袋劉公卒于州之正寢其弟安上安禮護其柩歸卜以卒之二年二月壬子葬于所居永嘉縣仙柱鄉之外彎山郡人戴迅狀某州里世次道學歷官行事之寔而安止問銘于橫塘許景衡景衡曰墓有銘非古也旂常彝鼎著人功善以示不忘今不復用則賢人君子可傳于後世者殆將泯然矣無已則銘乎恭惟劉氏系出彭城其家于湿也久矣大父諱瑩積善有陰施識者知其後必大父諱弢以公恩封宣義郎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

見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令徽猷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推稱既冠聯荐于鄉同游太學秀出諸生問號二劉一時賢士大夫皆慕與之交而宗工名儒見其文聞其為人皆嘆服元符三年擢進士調越州諸暨縣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久之同時學校者皆進顯于朝廷獨公奔走小官求嘗為進取謀議者惜之改宣德郎受代來歸當天子厲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眷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衆侍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公之為察官也謁告省親于鄉亦既陛辭矣而殿中命下故不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有旨趣赴闕公迎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以為朝廷厚恩宜修職報效且吾志安于閭里事親者務養其志可也公遂不敢言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取諸民公曰歲饑如此重困之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擾至晝日閉關或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僚屬

化之久闕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媮而民病公為究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碍俾就條理未幾饑者以充乏者以濟逃者以復凡為民弊害者悉除去于是與之更治賦出裁制貢舉奉所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民既和樂愛戴之如父母雨暘有禱輒應人以為精誠所格也冬祀貢縑有期會而民未能盡輸公語其屬曰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以罪去乎豪民數十人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耶相與代輸之其得人心如此治聲流聞京師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泣涕不忍別耆壽以為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公分遣其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人而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待其議公皆不聽其後御史疏江淅不賑濟以聞詔書切責獨宣不與為政和六年春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夏五月己亥公得疾精爽不昧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九吏哭于庭民哭于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無遠近識否皆為之嘆息娶何氏同郡人愿之女封榮德縣君公貳太常改封宜人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者駭且笑比朝廷頒五禮于天下于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宜人仁孝可稱人以為宜相君子者先公得疾且瘳會公病卒哭之不成聲後二日

亦辛生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為後部使者来其治績及勤民致死狀天子惻然惜其才未及盡用特命誠將仕郎公清明坦夷雅近于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于是有得其氣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畧不見其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僚有交惡者一日解若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静然弗校宜若易與者至于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也聞人善如已出或歸以過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敏于從事區處累白惟義之適不以禍福利害為避就鄒公浩以右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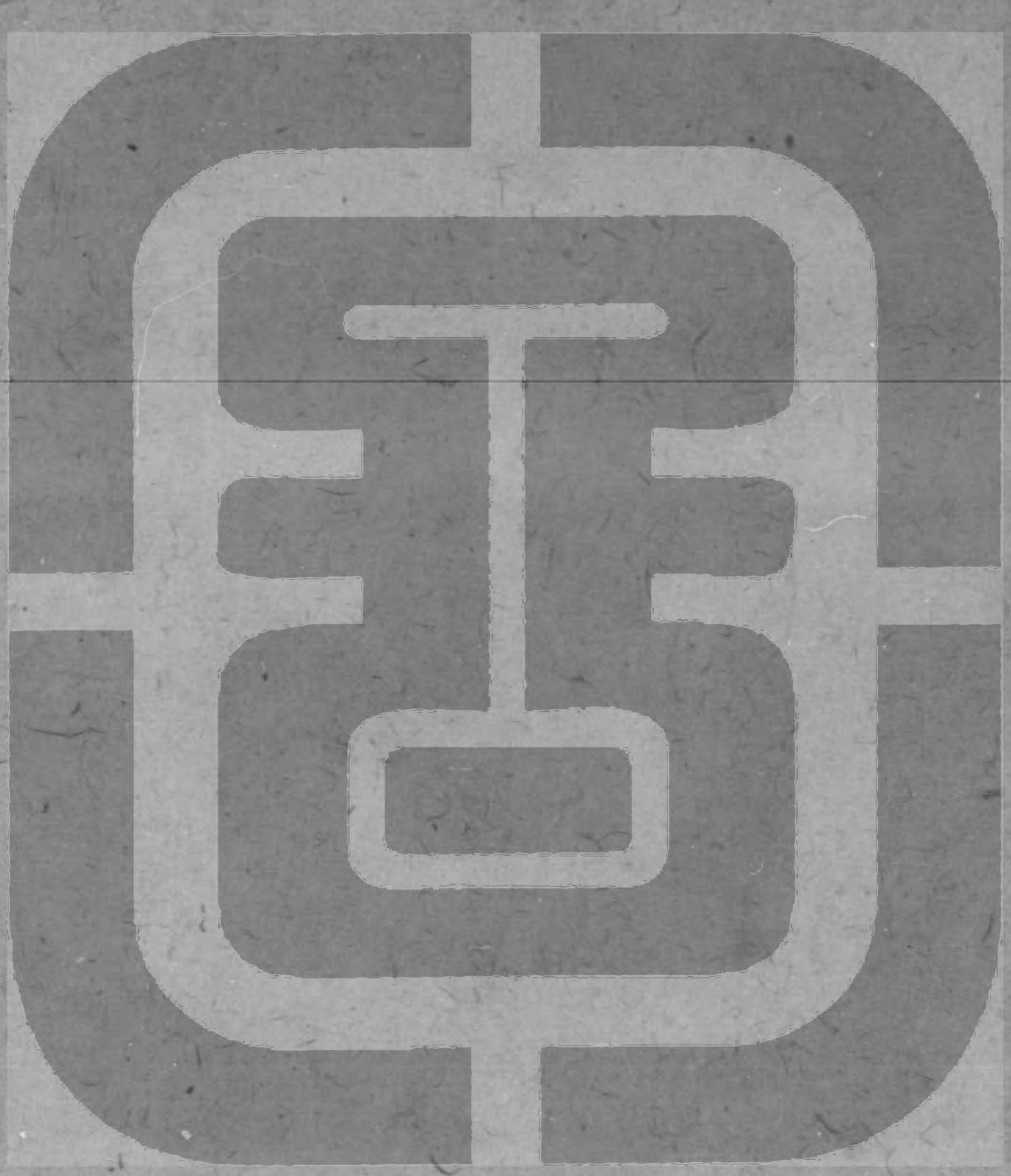
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所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置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義稱其長者將遂善遇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　之于是朝廷録部使者之功而進拔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在于為人其所施置常在于公天下以為心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内外通彼我也其于

窮理盡性之學方進未艾使天假之年有為于世則吾未
知與古名臣為何如耳觀其為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
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鬬者將憩于官
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輒中輟以是迄無可治之事而或
踰旬不施鞭朴其為政效見于此公之講學常攝其要使
人廓然知聖賢岐轍可望而進而景仰也寔與切磋之益
令銘其墓著其行事乃止于此而已蓋公之潛德隱行雖
至親厚善亦不能盡知之也卽因其所常言而述其所不
言以其所已為而究其所欲為庶幾後之君子有考焉是
不為略也銘曰

自明而誠　大人學兮　聖門授受　其來邈兮

孰溫其源　永流洄兮　紛紛百家　益偏駁兮
後學專門　秖穿鑿兮　上下千載　嗟殘剝兮
溫溫劉公　其美擢兮　斯文有傳　興敦琢兮
始乎致知　物斯格兮　沈潛充擴　卒自得兮
造膝有陳　其利博兮　獨敷樸兮　獨恢廓兮
出守二州　愈民瘼兮　衆人迫隘　衆人迪隘兮
衆人利欲　獨淡泊兮　洞然無碍　油然樂兮
天命在人　良不數兮　孰厚薄兮　有美惡兮
會元孕粹　幸而得之　浩浩江河　載一勺兮
茫茫九原　誰復作兮　我銘其藏　尚後覺兮

此本無留元剛序觀集中之文類皆通達醇正經義內竝無中庸題當時投中祕書者誤仞合而言之道也爲中庸篇中語遂以爲編次失序著之提要謹爲正其誤識於冊尾旹咸豐七年正月十二日翁同書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翁同書印 祖蔭
北京圖書館藏